

漫
说
从
书

詹丹 孙逊 著

漫
说

金瓶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以崇高的名义

武松不杀潘金莲

各讲各的事

武松打虎的隐喻性

西门庆生活的王阳明

西门庆的理财之道

商人世界的文人地位

应伯爵和香定的附正法

周与不同的女性形象

秋子架上的宋惠莲

淫僧、胡僧和高僧

且说『看官听说』

『施子语言之小说』

从『心上人』说到『心上人』

从书名看全书结构的两种方式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故事新编和老歌再唱

有关作者可能性的种种猜测

作者

关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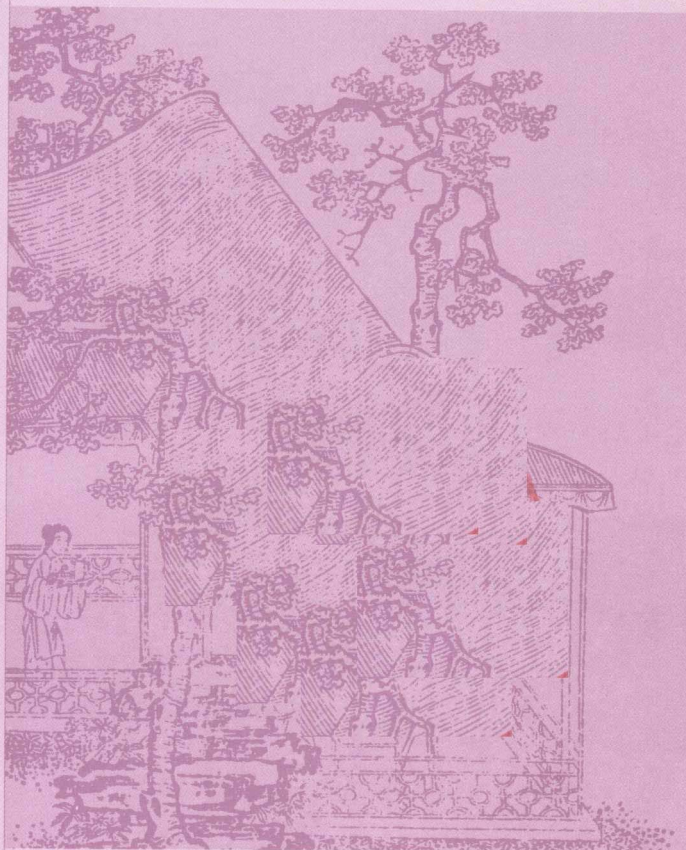
如何

9

漫 说 丛 书

漫说金瓶梅

詹丹 孙逊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漫说金瓶梅/詹丹,孙逊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漫说丛书)

ISBN 978-7-02-006147-1

I. 漫… II. ①詹…②孙…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4065 号

责任编辑: 胡文骏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周小滨

漫说金瓶梅

Man Shuo Jin Ping Mei

詹丹 孙逊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147-1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编辑说明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除了唐诗、宋词中一些广为流传的篇章外，在当代读者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还得数小说。小说中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品牌外，读者群较大的还有“三言二拍”、《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与小说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相反，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则有一种向繁琐化考证和形而上的理论方向发展的倾向。如何在学者的案头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大众化阅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为此，我们设计了这套“漫说丛书”，并在2000年推出了第一辑。在第一辑的“编辑缘起”中，我们写下了这么一段近乎绕口令式的文字：

高头讲章，固然容易严密精深；从容漫说，未必不能翻新出奇。漫说不是戏说，漫说并非闲话。漫说可以不拘一格，各尽所长，漫说更能举一反三，深入浅出。于是，我们决定编辑这套漫说丛书，想从一个宽广的视域引导大家来阅读古典名著、了解古代文化。以大家手笔写小品文章，往往更见精彩；由著名学者作自由漫说，或许愈加活泼。学术性是我们的宗旨，趣味性是我们的追求。是之非之，俟诸读者。

漫

说

金

瓶

梅

这套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很快就获得重印，并且还发售了海外版权。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推出第二辑。同时借第二辑出版之机，对第一辑也作了全面修订和重新设计，每册都配上了精美的插图，使其成为统一的系列，一并奉献给读者。

目录

1	以崇高的名义
8	武松不看潘金莲
15	各讲各的事
23	武松打虎的隐喻性
31	西门庆生活的主旋律
38	西门庆的生财之道
44	商人世界的文人地位
53	应伯爵和否定的辩证法
65	同与不同的女性形象
73	秋千架上的宋惠莲
79	淫僧、胡僧和高僧
87	且说“看官听说”
96	“纯乎语言之小说”
108	从“心上人”说到“心下人”
116	从书名看全书结构的两种方式
128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139	故事新编和老歌再唱
148	有关作者可能性的种种猜测
155	作者非“大名士”说
168	关于小说的成书年代及版本系统
175	如何看待书中的性描写

以崇高的名义

坦率地说，漫说《金瓶梅》，既说作品本身，也把作品连带的相关问题一起向大家介绍。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本淫书，是一本色情小说，或者按照圈内的说法，是艳情小说，虽然现在通行的本子已经把有关性描写内容删节得所剩无几了。

书中确实有关于男女性行为的直接描写，但如果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存心回避这些内容，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让大家觉得是在讲一本其它的古典小说。既然是谈《金瓶梅》，那就不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

明代中后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性的问题可以公开讨论，而表现性行为的文学作品或者艺术制品可以在集市上买到，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传统的价值体系、观念束缚毕竟没有完全崩溃，“万恶淫为首”的说法，在社会上还是深入人心，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方面是这样的一类淫书的广为流传；另一方面，也有着传统的观念对这样的流传所做出的反应，既然流传已经成为一个无可改变的事实，那么传统的价值观是怎样来应对的呢？

就在《金瓶梅》流传不久，围绕着这部书的作者和其创

作的动机问题，在社会上也流传开了。因为《金瓶梅》这部书署名是“兰陵笑笑生”，并没有署上真实姓名，就有人进行了种种猜测，其中有一种说法提到了嘉靖年间的大名士，并且集中到王世贞身上。然后是一个颇为离奇的创作动机跟王世贞联系了起来：王世贞的父亲右都御史王忬原收藏有一幅《清明上河图》，此事让当朝权贵严嵩、严世蕃父子知道后，就向王家索要，王忬不愿意，又不敢得罪严氏父子，就让画家临摹了一幅送去了，想不到临摹者百密一疏，画中画到的一只小雀，脚跨了两排屋瓦，被严嵩身边人点穿，严嵩知道得了幅赝品，怀恨在心，后来就借着滦河失守事而指使人在皇帝面前进谗，把王忬给害死了。此后，王世贞一直寻找机会报仇，因为知道严世蕃喜欢读小说，也知道他读小说时有一个习惯，要用手指沾上唾沫掀书页。王就写了《金瓶梅》，其中故意夹杂些性行为的描写，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严世蕃读此书时欲罢不能，因为王在书的每一页上都涂了剧毒之药，这样，在严世蕃不断翻书页不断沾嘴角的唾沫时，无意之中就把毒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结果自然是毒发身亡了。严世蕃一死，严嵩也跟着倒霉。因为严世蕃领悟力极强，对皇帝诏书的深意都能有透彻的理解，据此拟出的对答文字，往往让皇帝称心，而严世蕃一死，严嵩失去了依靠，其奏对无法让皇帝满意，也就渐渐失宠了。

类似的传说还有许多，只不过细节稍有差异而已，比如有的说严世蕃被毒死并不是因为自己沾唾沫，而是他看《金瓶梅》太专注，王世贞贿赂了为严世蕃修脚的人，在他边看书边修脚时把他的脚故意弄破一点，再暗暗涂上毒药，使其脚溃烂，不能入阁当差，给皇帝的应答、代拟的批文，只好由年老的严嵩一人独立承担，而那些文字都不能让皇帝满

意，严氏父子也就慢慢失去了宠信。

应该说，传说有些内容还是符合史实的，例如王忬之死与严氏父子的进谗确实有点关系，而严世蕃也确实比其父严嵩更能领悟到皇帝的旨意，这类细节在正史中就有记载。《明史》卷二〇四王忬传叙述其与严嵩父子的矛盾，说是“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搆于嵩父子”等，另外，卷三〇八“奸臣”类有严嵩严世蕃传，记严世蕃为严嵩代笔事颇为详细，文中记有：

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待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积失帝欢。

不过，关于王世贞借写《金瓶梅》以报父仇这一段内容却是无稽之谈，严世蕃是以勾结大盗、倭寇有谋逆的嫌疑被朝廷正法的，如此一个名流，关于其死因的记录言之凿凿，与毒发身亡那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流传显然相抵牾，于是，这样的传说被修订，王世贞还是在为报父仇而创作，只不过其报复的对象就不是严嵩父子了，而是严嵩身边看破那幅赝品的人，也是个有点名气的人，叫唐荆川的，这样的修订似乎显示出对史料的尊重。一直到民国以后，吴晗先生写下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文字，将《清明上河图》收藏的沿革做了仔细的比对，排出了收藏过此画的明代收藏家名

单，发现并不能插进王世贞这一家，也就是说，王忬、王世贞这一家根本就没有收藏过《清明上河图》，因这幅图而引出的写《金瓶梅》报父仇之说似乎也就更值得怀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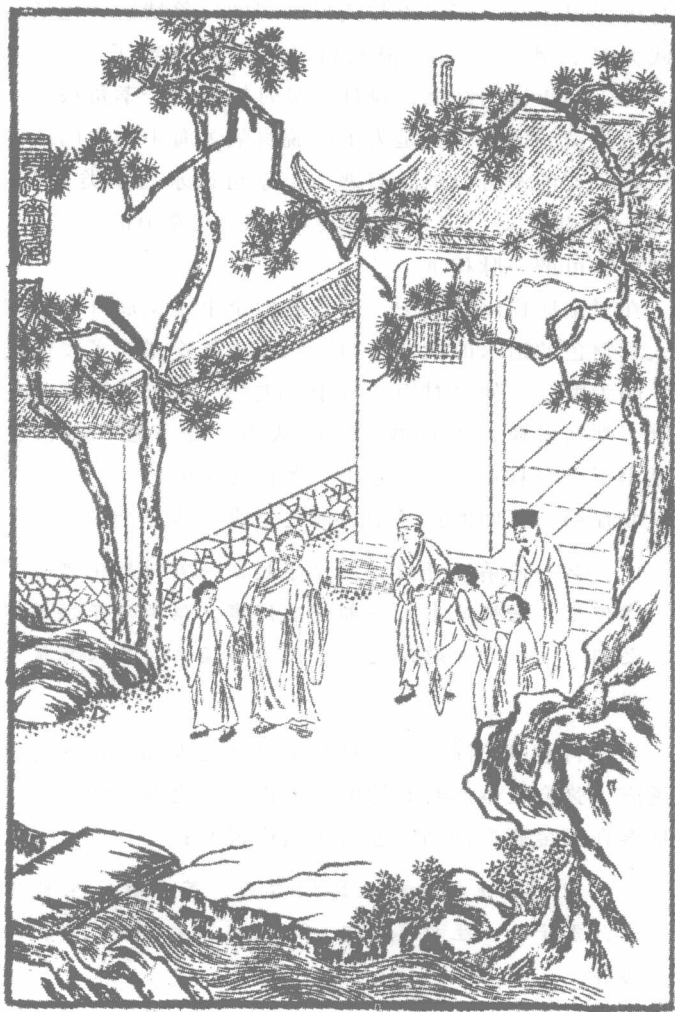
吴晗先生写那篇文章，主要是为了探究《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是为了反驳作者是大名士王世贞的说法，材料自然确凿，但由此而来的进一步推论是否成立，这里暂不讨论。我们倒是对这些传说的流行更感兴趣，虽然这些传说本身是无稽之谈，但这种力图寻找一个崇高的理由来为一部所谓“淫书”作辩解的做法可谓是用心良苦。

但是，这毕竟只是文本外的原因，有着相当的偶然性。而从文本自身找依据，论述得比较充分的是清代的张竹坡。

古代白话长篇小说在流行时，总有各种评点相伴随，一部小说名著，往往也是跟一个著名的小说评点家联系在一起的，《三国演义》与毛宗岗，《水浒传》与金圣叹，《红楼梦》与脂砚斋，《儒林外史》与黄小田，他们各自对所钟情的作品的评点，使他们每一个人在当时成为一部名著的最具权威的阐释者。而张竹坡的名字就是与《金瓶梅》联系在一起的，他可算是一个青年评点家，在徐州的家中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写下关于《金瓶梅》的十余万字评点，其时，他才只有26岁，他病逝的时候，也只有29岁。他对于《金瓶梅》这部书，发表过许多高论，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他是怎样从文本出发，对书的性质进行论定的。

在《金瓶梅》开头的总论部分，张竹坡有“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一文，又有“金瓶梅寓意说”，他曾发下一个宏大的愿望，要使《金瓶梅》“洗淫乱而存孝弟（悌）”，那他是怎样来把这书中的淫乱洗掉的而把孝弟保存下来的呢？

他举例说，该书是“以悌字起，孝字结，一片天命民彝，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

殷然慨恻”。从《金瓶梅词话》开头来看，原书的情节从武松打虎引出，转而写武松与武大之间的兄弟情谊，包括后来为武大被害死而采取的报复行动，正是体现了一个“悌”字。至于到小说的结尾，设计下吴月娘的儿子孝哥被普净法师点化出家的情节，正是为了度脱身陷苦海中的西门庆，同样申明了“惟孝可以消除万恶，惟孝可以永锡尔类”（张竹坡语）。这里，对“孝”的推崇和上述传说中的“苦孝说”精神内核可谓一脉相承。

在《金瓶梅闲话》中，张竹坡把全书正文展开的西门庆等人对财色的追求的情节描写，归结为是作者为了发泄其悲愤、因为财色，使得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的关系都变得颠倒，都变得缺乏了真诚，所以认为“此书独罪财色也”。也见出了一个真正的仁人志士、孝悌之子的心。

而在第一百回的点评中，他更是进一步总结说：

第一回弟兄哥嫂，以悌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夫以孝悌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真是不孝悌。

当张竹坡以“淫书”之称与不孝悌之人加以连接时，已经透露了弥合文本本身裂缝的可能性，而之前，明代的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词话》卷首是这样说的：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于是，让《金瓶梅》流行起来，对读者提出的崇高的要求比起作者以崇高的名义，似乎是更少勉强，也更来得自

然。这样一来，淫书与非淫书之辨的责任，全部落到读者头上。而发掘小说崇高的精神内核，一变而为对读者的崇高的要求。

今天，如果说以崇高的名义来阅读《金瓶梅》对我们依然适用的话，那么我们既不是为了把它当反面教材来接受道德的劝诫，也不是为了要从微言大义中来挖掘作者的良苦用心，更不是把它当试金石，来检验自己是“菩萨”还是“小人”；而是要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把它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作相对化的理解，既着眼于文学内部的传统与发展，也着眼于其外部所反映的特定社会生活状态以及当时人们的趋同性心理，并在解读构成《金瓶梅》这样一种特殊的感

武松不看潘金莲

就一部叙事性作品而言，作品中的故事信息需要特定人物或者隐含的叙述者予以展现，读者固然是在看作品，看作品中的文字，但这样的看，却是需要借助于人物或者一个隐含的叙述者来感知的，读者的“看”是通过他们的“看”而实现的，他们先于读者，规定着读者能够看到什么和看不到什么。作者也正是通过对这些先于读者的“看”的安排和控制，让情节内容以及相关的意义渐渐浮现出来。这些，构成叙事学意义上的所谓视角问题。

在叙事作品中，视角既有方法论的意义，也有本体论的意义。当作品中的某人在看时，我们不但看到了他（她）所看到的一切，同时，观察者自身的观察角度，其对信息的筛选和过滤，这一切所隐含的价值标准，也把观察者自身呈现到读者面前。当然，说“视角”，说“看”，这是用部分而借代了观察者的一切感知行为（如感知中的听觉等）。但在这一切感知行为中，“看”依然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像《金瓶梅》这样的书中，在一个世俗的财色气息流荡的世界里，欲望驱使着男女之间的“看”与“被看”，也撩拨着他们，让一个似乎是最漫不经心的眼神的交流，变得滚烫和热辣。欲望也裹挟着众多男女对冰冷的金钱与财物投去了少有的温

暖的目光。

《金瓶梅》的故事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情节铺演出来，在《水浒传》中，作为武大之妻、武二之嫂的潘金莲，是以武松的视角而被介绍到读者面前：

武松看那妇人时，但见：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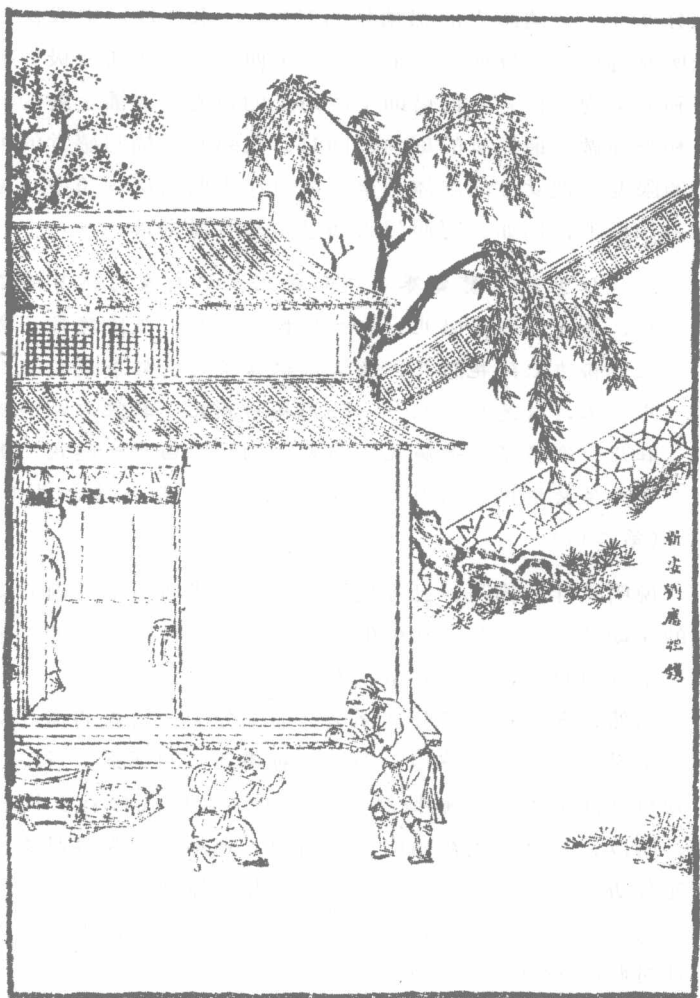
这类文字，是当时白话小说中，描写美貌女子的习惯套语，并无多大的个性化内容，不过，毕竟提及了女性容貌的某些细部，如眉，如口。但是，在《金瓶梅》沿用这段内容时，作者改动了武二与潘金莲初次见面的情形，并没有写武松对其人其貌的细看，也没有插入“但见”这样的套语，以引起旁观者的注意，而是写：“武松见妇人十分妖娆，只把头来低着。”也就是，他是以他的低头，拒绝了对潘金莲的细细观察。

这一改动，颇耐人寻味。

《水浒传》中，武松初次见到潘金莲就有对其容貌的较详细描写，应该说明他看得很仔细，但似乎又不能简单归因于此。事实上，在古代小说中，重要人物的初次出场，习惯上总会对其人其貌来一番介绍，如果这一人物正好出现在某人视角中，那么，借其视角对这一重要人物作一番细细打量，似乎是其当仁不让的任务。武松初见潘金莲是如此，石秀初见潘巧云也是如此。作者进行这样的习惯性安排，也许忽视了一点：作为视角承担者，有些人根本没有兴趣对其所看到人物作细细的打量，或者熟视无睹，或者出于其他原

因，也会努力自我克制不去细看，如同《儒林外史》中的马二，看到别人的女眷就要把头低下。但在早期小说中，在“看”的不同人物这样的态度差别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作者过多重视了视角中出现的人物，而关于观察者自身的立场并没有被充分考虑进来，或者说，其对人物的介绍基本处在一种静态的局外人的立场（这种立场与白话小说源于说话有很大的关系）、并没有考虑到这种介绍与被介绍者构成的一种互动关系，所以，人物出场的第一次亮相，似乎并不总能够构成一种推进人物关系发展的原动力，也并不在这看与被看中，把在场涉及到的所有人物的丰富个性充分揭示出来。所以，在《水浒传》中，当潘金莲在武松的视角已经将其女性的妖娆展示无遗后，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相遇，就没有再让她的容貌在我们读者面前重现一遍。然而问题是，从人物的性格逻辑来说，真正会细看的恰恰是西门庆，而不是武松，所以通过武松来给潘金莲亮相的机会，不如通过西门庆来得更合情合理。而且，从武松视角中看出的潘金莲，与西门庆眼光中的潘金莲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倒正是比较出人物个性的差异所在。不过，在《水浒传》的作者看来，西门庆在书中实在是太不重要的角色了，而其追逐的性欲更是小说中英雄人物需要竭力克服的，这样，潘金莲的美貌，就不可能也不需要再在西门庆的视角中予以重复展现了。

而在《金瓶梅》中，武松既拒绝细看潘金莲，观察的视角就由西门庆来承当了。西门庆不但替代了武松来细看潘金莲，而且也使这一细看更为个性化和感觉化。在《水浒传》中，武松看出来的潘金莲如果确实是一个美女的话，那么，其所用的词汇大多是些书面化的词语，比喻也是毫无新意的陈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